

李醫師給總統的一封信 (I)

文 / 李伯璋

930307 掛號信寄出

總統閣下大鑒：

大選進入最後階段，閣下領導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相信台灣，堅持改革」一定會獲得大多數人民支持，繼續帶領台灣步向民主改革大道。

徐中雄等四十四位立法委員建議健保局補助洗腎病患在境外接受腎臟移植，陳健治委員自己本身也經歷過洗腎、換腎的人生，才會想做功德盡力幫忙這些病人。總統您必定要知道目前國內有四萬洗腎人口（逐年會增加百分之十），和他們的家人及親人，則約有將近五十萬身受洗腎之苦的人民，無法過著快樂的生活。這四萬個病人每個星期有三天必定得去醫院洗腎，幾乎無法擁有正常的工作機會，也就更不可能有良好的生活品質。所以他們的痛苦和無奈，真的沒有人能瞭解及體會。假如國內器官捐贈數量能增加的話，遠赴境外接受移植絕不是他們心中的意願。對他們而言，能夠有機會在國內接受換腎，真的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也是心中的痛。

相信此時如果總統閣下願意邀請游院長、陳署長及健保局張總經理研商。提高腎移植手術醫療給付（註：目前 case payment 下，住院、手術為二十一萬元，應該是全世界最便宜。對醫院可說是做一例虧一個，難怪醫院作業不積極）及支持撥付特別預算協助移植醫院推動器官捐贈。

這種具體有力的聲明可以撼動五十萬弱勢洗腎人家族的內心深處，也能讓醫療人員感受政府積極行動的力量。願意為人民的需求作出務實的政策，這才是黎民百姓真正需要的執政黨。相信這五十萬選民真心支持的一票所匯聚的力量，必定是您所意想不到，而成為總統大選割喉戰的決勝點。

檢附吾之相關論述文章，呈請 卓參。也期待總統閣下的回音。

敬頌

崇安

成大醫學院外科學教授
成大醫院移植外科主任
李伯璋 拜上

副本敬呈

行政院院長 游

衛生署署長 陳

健保局總經理 張

民進黨副秘書長 李

李醫師給總統的一封信(II)

文 / 李伯璋

總統閣下大鑒：

我始終相信中間選民的支持，是基於政府是否能具體對人民的需求做出務實的政策！！

雖然總統閣下團隊一直沒有對我所建言的『器官捐贈與移植』課題有所回應（如下93年3月7日信件）。也許是幕僚作業的原因，更可能是總統閣下選戰忙碌的因素。

這2天電視報紙不斷報導台灣藝術大學謝章富教授，因為猛暴性肝炎昏迷，生命垂危急需換肝，……………。總統閣下為何不願意把握這機會闡述您對生命的尊重。機會是在每個有心人的手上！！

敬頌

崇安

成大醫學院外科學教授

成大醫院移植外科主任

李伯璋 拜上

器官捐贈與自然之美

文 / 朱慶慶

傾聽自然

群樹在和風中低吟，眾鳥在藍天中私語；
走出喧鬧，徜徉在自然的生態公園裡，
自有是非落盡，寵辱不驚的恬淡與寧靜。
樹林是人我是非中的除濕機，萬籟是爾虞我詐中的吸塵器；
宇宙間的一切自然生態，淨化了我們的俗慮，
沉澱了我們的雜思。
蟲鳴鳥語花開花落，不僅豐盈了我們的精神，
更烘托了我們生命的可貴；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人生；
大自然以它無言的聲音，時時啓迪著我們；
只要用心，自可傾聽到自然的聲音：
風在說：樹很想休息，是我不讓它休息的。
鳥在說：我飛走了，我還有再飛回來的時候。
落花在說：我不會隨流水逝去，我將化作春泥護舊枝。
河水在說：我就是時間，不捨晝夜的流去。
泥土在說：我埋葬了萬物，我也滋生了萬物。

是這樣的世界，彰顯了生命的風華；
大自然以清麗和諧的姿態，展現生命中的生生不息。
人生亦是如此。

傾聽生命

當生命在擁有的時候，心不停的在告訴我們：

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

當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請專心傾聽生命的聲音：

——請珍惜我，不要將我有用的身軀化成灰泥，

讓我的眼，去幫助一個囚在黑暗中的人，

他熱切渴望看到他的孩子…。

讓我的肝，去挽救一個垂危的生命，

他的美麗人生剛剛才要開始…。

讓我的心，去喚回一個絕望的靈魂，他正在向上帝借時間…。

讓我的腎，去拯救一個美滿的家庭，它即將面臨破碎…。

讓我的骨，去重組一個人生，他正艱辛的和生命搏鬥中…。

不是只有泥土才可以滋養樹木，樹葉亦可以；

不是只有母親才可以給予生命，您也可以。

花朵因蝴蝶而美麗，藍天因白雲而壯闊，

讓生命因相互分享、得以延續且美麗遼闊！

從「父親節感恩器官捐贈週」談起

文 / 沈尚良



成大醫院長期關注捐贈者及家屬，經常不定期舉辦追思活動，在民國 79 年 9 月 10 日完成了首例腎臟移植手術，揭開雲嘉南地區器官移植的新頁；83 年 9 月 11 日，成大醫院已累積了 23 名的捐贈者。「器捐薪傳生命」紀念雕刻揭幕同時，成大醫院為捐贈者的大愛舉辦了首次的追思活動，請器官移植團隊與捐贈者家屬、受贈者，一起緬懷、紀念延續其生命的捐贈者。今年父親節，成大醫院秉持理念，舉辦「感恩器官捐贈週」，希望能藉著活動的推行與舉辦活動，喚起大眾對器官捐贈的重視。

大愛不死，一步一腳印

89 年底起，成大醫院在一樓大廳一角設置了大愛專區，推出點燈追思活動，隔年 6 月再為「大愛不死」紀念壁文揭幕。這幾年來，成大醫院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感恩追思活動。成大醫院外科部主任李伯璋教授表示，在首次腎臟移植後 4 年才舉辦追思活動，也是希望移植醫學成長歷程中，能將每個理念的工作做得更完美。

「大愛紀念區」紀念壁文上，有同意捐贈者的「重生」紀念牌，目前已有 101 面紀念名牌，除了凸顯器捐救人的實質之外，觀念的宣導也是重點；旁邊紀念景觀區，展示歷年感恩追思活動的剪影、紀念品、《一步一腳印》專書、家屬的祝福文字、還有器捐相關介紹與解說，另外還有免費的相關刊物、報導及宣傳單，供民眾更進一步認識器官捐贈。

李教授說，追思活動的舉辦，主要是對捐贈者的懷念、與感念其

救人的大愛精神。雖說對於捐贈者的心意與尊敬不在話下，但是再加上有形的儀式與活動，能更有凝聚力，集合捐贈者家屬與受贈者的力量，當然，同時也具有宣導器官捐贈的作用。

現在「大愛紀念區」成為成大醫學中心舉辦生命教育及器官捐贈的一處重要「教室」，向學員宣導、教育器捐的生命意義，包括學生、出家人及醫事服務人員等，都到「大愛紀念區」親身領受過大愛身教。

器官捐贈，喜捨是慧

對於有人認為得到器官換腎，實在是「運氣好」！李教授表示，能夠換腎、換器官並非運氣好，而是器捐者及家屬做了大決定，才「有機會」，如果沒有捐贈者和家屬的大愛、讓身後有用的器官透過器官衰竭的病人延續生命，那麼根本沒有機會換腎、脫離洗腎機器，恢復正常生活！

去年SARS期間，鄭秀貞決定幫車禍腦死的獨子卓閔聖捐出所有有用的器官，最後2枚腎臟及1枚心臟，救了3個家庭。如果不是這3枚器官，腎臟衰竭的患者還能依靠洗腎支撐一段時間，心臟衰竭的患者是否能等下一個機會，其實大有疑問！看到兒子重生名牌掛在成大醫院的「大愛不死」紀念壁文上，鄭秀貞感到十分不捨，但談到捐出兒子器官，她卻沒有一絲不捨，因為她早就有器官捐贈的觀念與想法，過去曾將這樣的觀念傳給她的一雙兒女，所以她相信卓閔聖應該能夠支持她的決定！其實在她心中，她願意替代兒子捐出所有器官。只是她萬萬沒想到，卻是兒子搶先做了！鄭秀貞覺得，器官捐贈「喜捨是慧」，當自己用不上，既然可幫助其他人，實在是好事一樁！而

且器官衰竭者的家庭必然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因拖累陷入困境，捐出自己無用的器官能活人性命，又何必不捨！也因為這樣的理念影響，在兒子公祭前，有 20 多位同學簽下了器官捐贈卡！

李教授表示，在受贈者身上也看得到感恩，甚至影響到受贈者家屬。器捐者的活人大愛，曾經歷疾病折磨的受贈者及家屬感受最深；器官移植後，親人脫離病境宛如重生，家屬從此也對推動器捐積極了起來，並盡力配合。像是從印度換腎回來的陳先生夫婦，雖然不是在成大換腎，卻也熱心贊助成大醫院編印的《一步一腳印》器捐專書，協助宣揚器官捐贈的觀念與價值。

成愛家族，傳播勸募生命薪傳理念

成大醫院除積極從事器官移植手術外，在器官勸募上也做得很多，從醫師到社工師、協調師，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可說是少數最積極的勸募醫院之一，讓成醫聲名遠播。甚至有台南人在北部發生車禍腦死，還是指定回成大捐器官。李教授說，成醫所做的是傳播器捐薪傳生命的觀念，但並不一定需要指定在成大醫院捐贈器官，就近有合適的移植醫院、使捐贈器官能最快發揮功能最重要！不過，他還是對這樣的成果感到驕傲。

成大醫院協助器官捐贈者家屬組成了「成愛家族」，配合醫院做器官捐贈的宣導，像是推動器捐卡的簽卡活動、義賣等，有的成為志工，在勸募器官的過程中參與對家屬的照料，以自己的經驗幫助家屬度過那一段難熬的日子，成愛家族的成員真的令人欽佩！

社工部還舉辦義賣及宣導活動，義賣所得都作為器官移植相關的

費用支出。李教授說，義賣最重要的目的也在宣傳與宣導，畢竟籌募的經費相當有限，但透過義賣的舉辦與現場簽卡活動的帶動，可讓更多人對器官捐贈有概念，進而簽下器捐卡。

他也提到，以健保現在對腎臟移植的不合理給付，換腎醫療團隊全靠著能夠幫助病人的愛心在支撐。器官移植還經常發生在週六、週日，或晚上人手缺乏的時候，有家庭需要照顧的女性協調師和社工師得連續幾天加班，全心投入；臨時的組織抗原配對需求，檢驗師也得臨時加班處理。團隊成員的完全配合，靠的不是有形而微薄的金錢報酬，全靠一股熱忱精神與合作的默契。

李教授也認為，培養人才並不容易，因為專業深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以當前醫療環境來說，看不到器官移植的將來性；現在總以「道德性」來要求，好像談錢俗氣了點，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合理成本，才見得到未來的曙光！

期待配合捐贈者家屬與受贈者的親身經驗，讓政府與社會大眾真正明白，了解腎臟移植對醫療經濟的重要性，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器官捐贈的落實，讓更多心、肝、肺器官衰竭病人因獲得器官捐贈的大愛而重生！

(本文刊登於2004/09/30美商惠氏藥廠出版之惠氏杏苑第81期)

搭一座生命之間的橋

文 / 褚秋華



嵐山渡月橋 (李伯璋醫師攝於日本京都)

「心再跳動、肺再呼吸、睜開雙眼看世界、生命在傳遞……」

如果生命能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傳遞，那麼生命與生命之間必有傳遞的橋樑。在醫療領域中，許許多人義無反顧地投入器官移植的工作，致力拯救生命、傳遞生命的職責，由於有這些人努力不懈，連繫

生命之間的橋才一座座地被搭建起來。

筆者從事器官捐贈臨床工作多年，經常在加護病房看到重症病人出出入入，以及家屬焦急悲傷的情緒，深覺醫護人員站在生死的關卡上，因常看到人間各種悲喜，所以責任更沉重、情感更深刻。面對一個醫學無法挽救的生命，可能是腦死或者死亡，其實每個人都是很難過的，然而生、死、捨、得之際，醫療相關人員更需要持著謹慎莊嚴的態度。

腦死的病人完全沒有知覺，終究走向死亡，治療已無太大意義，反而是家屬，其痛苦之心最需要安慰，所以醫療社工師要協助家屬釐清疾病的事實，走出否定、生氣、沮喪、猶豫的情緒，讓家屬接受腦死的觀念，以便平靜思考死亡的問題。由於腦死病人才有資格捐贈器官，故基於醫療與助人的立場，醫護人員及社工師都有義務與職責去提及關於器官捐贈的事情，讓家屬擁有選擇的權利，如果不讓家屬有器官捐贈決定的機會，等於是否定他們選擇的權利。

身為器官勸募前線的工作者，每每接觸腦死病人的家屬，看著他們在病床邊那樣至情至性的呼喚、哭泣，自己都會難過得踟躕不前，難以啓齒，但助人的良善動機總會讓自己從擔心被斥責中，鼓起勇氣

去向家屬做悲傷輔導、器官勸募。或許有人會問：“在最令人心碎的時刻，提及器官捐贈是不是太殘忍？要家屬做這樣的決定是否會造成家屬更大的痛苦？”。但是我們的輔導過程中，會盡量協助家屬宣洩不安、無助、氣憤的情緒，給予接納和同理，在免於被強迫的情況下讓家屬有足夠時間去思考，其意見決定、隱私都予以尊重。

雖有家屬會責怪及不諒解，然大多數的家屬不會因被勸募器官而反感，因為他們從中得到更多關懷，即使不願捐贈的家屬同樣是我們關心協助的對象。願意捐贈的家屬則往往決定後，情緒會變得平穩，似乎可以更喜樂地處理事務。曾有家屬表示，當同意捐贈病患器官後，生命延續的思想會替代原來麻木斷線的感覺，可以較易入眠、較可進食。也有家屬表示，會因為捐贈器官，而將原來的悲事化為美事，覺得無限欣慰。為了減低家屬之悲傷，我們在整個過程中都格外留意，例如細心慎重的遺體護理及宗教告別儀式，使喪禮順利進行，不會因捐贈器官而有所改變。

許多器捐家屬，在事隔已久之後，仍會回來感謝我們幫他們完成一件重大的好事，尤其是有些原來十分排斥和拒絕，後經我們輔導轉為同意的家屬，也會給予正面的肯定，其不怨不悔，走出傷痛，化小愛為大愛的例子，真是我們長久支持的動力。

搭一座生命之間的橋，讓原來將消失的生命再綻光明，一些生命垂危的人，期待另一生命的開始，可以幫助二端痛苦邊緣的人—腦死病人家屬及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這肯定是一種醫療關懷的行為。這工作有辛苦、有歡喜、有失落、更有無盡的感恩，移植小組成員早已當作是責無旁貸的職務，用心用情地搭起每一座生命橋。

（本文刊載於民國 89 年 6 月 2 日中華日報醫藥專欄）

對器官捐贈家屬的社會心理支持

文 / 陳興星

爲了提供器官捐贈家屬社會心理方面的支持，成大醫院移植外科和社工部特別成立家屬支持團體，和家屬一起努力抒解悲傷情緒，協助家屬重新恢復健康的生活。

民國八十八年成大醫院共有十一位腦死後做器官捐贈的病患。移植外科和社工部特別成立家屬支持團體，團體成員包括醫師、社工師、協調師、護士和器捐家屬共同組成。器捐家屬不限八十八年而已，從民國八十年本院第一位捐贈者，至今共有六十幾位病患家屬都可以參加。

家屬支持團體能為家屬做些什麼？

1. 個別會談—每一位家屬需求和壓力各有不同，社工師針對個別家屬的問題，和家屬一起商討共謀解決之道。
2. 團體聚會—藉由不定期舉辦茶會，讓家屬分享生活經驗，達到相互扶持的目的。小組分享時由社工師擔任主要治療師，透過自我介紹、陳述事實、表達想法和反應、出現症狀、自我解釋和再進入等步驟，讓家屬複雜和壓抑的情緒得以宣洩，敞開心胸接納現實生活。
3. 悲傷輔導團體—特別邀請有急性的、扭曲的、慢性異常的悲傷反應的家屬來參加悲傷輔導團體。團體初期在於成員互相認識、對器捐觀念的認知、思念逝者、討論死亡、了解正確悲傷反應；團體中期在於宗教與迷信、悲傷情緒的調適、親子悲傷調適；團體後期在於重組家庭角色結構、未來的計劃和自助團體的產生。
4. 自助團體—器捐家屬基於自動自發精神成立自助團體，從成員中選出一位會長，負責聯絡，使團體成員感覺受到照顧，爲器捐家

屬謀求福利，開創社會支持體系，並且鼓勵會員為器官捐贈此一善良風俗做表率，倡導器官捐贈的社會風氣。

5. 放鬆治療—有些器捐家屬日後會出現一些壓力症候群，如惡夢、記憶難消、身體反應等，這些症狀在家屬支持團體聚會時，專業人員會教導家屬放鬆練習，家屬一再練習後可減輕症狀。放鬆的方法包括音樂、繪畫、文字、芳香療法、按摩、冥想等。如果症狀一直無法改善，則必須照會精神科醫師。
6. 哀悼儀式—葬禮雖是社會化的禮俗，但在儀式進行時，可以使家屬確切了解到家人已經不在的這個事實。對死者適度美化和讚揚，親朋好友一起來思念也撫慰了家屬的悲痛，有其靈性洗鍊的作用。因此醫院中每年至少一次為器捐家屬舉辦哀悼大會，成大醫院並且將每位捐贈者的名字刻在大廳，並且請名雕刻家陳正雄先生手做「器捐薪傳生命」雕刻乙座，表彰器捐者的大愛精神。
7. 社交活動—喪親者的行為反應之一是社會退縮。重新適應一個器捐者不存在的新生活，建立新的社交關係是走出悲傷陰影的不二法門。逃避人群只會把悲傷壓抑地更深、更沉重。器捐家屬彼此常打電話問候、郊遊聚會，以達互相慰藉和支持。
8. 志願服務—每當醫院舉辦器官捐贈宣導活動時，器捐家屬常義務地出來做見證，和社會大眾分享親身經歷。遇有腦死病人的家屬，也會懷著同病相憐的同理心去安慰家屬，甚至有的家屬固定每週撥空到醫院來當志工。

9. 籌募基金—器捐家屬若是家有稚子、年老者、單親家庭、經濟狀況欠佳或器捐者為家中主要收入者，適應比較困難，社工師為了解決器捐家庭經濟上的匱乏，特別籌募成立「器官移植專戶」，提供經濟補助。

人是萬物之靈，成長過程比其他動物漫長，往往對特殊對象產生依賴和感情寄託的現象，當失去所依戀的對象，就會有失落和悲傷反應。

史措伯(1966)曾經提出雙軌擺盪模式來說明恢復的過程，尤其是每日的生活經驗中，會如鐘擺一樣在「失落」和「復元」中間一再擺盪不歇，曲線就像阿里山的「之」字型登山小火車一樣。

生離死別是人生的憾事，尤其死別更是無法挽回。一個喪親者獨自走過悲傷歷程，腳步特別沉重。要是旁邊能有人支持和打氣，就會比較輕鬆一點。相信「快樂因分享而增加，悲傷因分享而減輕」，這也是器官捐贈家屬支持團體成立的主要目的。

(本文刊載於民國 89 年 8 月 4 日中華日報醫藥專欄)

成愛家族——飛躍生命的地平線

文 / 黃雅苔

在器官移植小組中從事勸募器官之工作，每每接獲通知在加護病房裡有腦死病人時，總是帶著難過與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探視與關懷家屬，面對他們心碎與不捨摯愛的親人在突然的意外中游走在生命的邊緣時，心裡曾經質疑過，在他們最傷痛的時刻裡，直接勸募器官是否會造成家屬更深層的傷害？在勸募器官的路上，我曾經在病床旁踟躕不前，也曾經被家屬拒絕。

然而，一想到病房中有些器官衰竭的病人，正等待著可以脫離洗腎、重見光明及遠離呼吸器的日子；又見到許許多多醫護人員一接獲有腦死患者就不分晝夜，立即啟動移植作業機制，堅守崗位致力於搶救生命的大愛精神，讓人感動不已。因此，為了讓移植作業進行的更順暢，社工師與協調師更必須責無旁貸的去面對家屬，即使知道勸募器官時，難免有挫折也在所不惜。

一旦成功勸募器官協助腦死病人完成司法相驗程序後，醫療團隊就開始分工進行移植作業，此時此刻，家屬開始沉重面對摯愛的家人生命將終止的事實，內心所感受到的盡是失落與無限哀思，當醫護人員忙碌於器官摘除手術的同時，社工師必須讓他們可以抒發情緒、可以依靠，相信家屬在喪親的這條路上辛苦難走，而我們會盡心盡力地陪伴與關懷，撫慰著每一顆難過的心。

然而，在喪親的悲傷歷程中，除了有醫療團隊的關懷，若有相同背景的人長期的陪伴與支持，可以讓捐贈者家屬悲傷的情緒降低，慢慢地走出喪親的陰霾。因此，本院將器官捐贈家屬組成一個支持性團體——成愛家族，移植小組透過舉辦各項團體活動，連結這一群默默熱愛助人的人，靠著彼此的鼓勵與祝福撫平喪親的傷痛，在這裡，我們

就像一家人，有人憑靠著信仰，也有人依恃著助人為善的信念走過悲傷沙漠，他們都在付出的當下堅信著，「生命的長短無法掌握，可以掌握的是生命的姿態—因為無私的付出，可以讓它的價值可以更深、更寬、更廣、更遼闊」，相信選擇捐贈器官是無悔的決定。而這項利益人群的決定，有時卻意外地成為家屬日後最佳的悲傷療法，當他們偶而想起時，還因此感到欣慰與驕傲。

總而言之，醫療團隊能夠順利完成器官移植作業，主要感恩每一個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的家屬，他們能在最無助的時刻鼓起勇氣、擦拭著淚水，為的是幫助更多人可以慢慢恢復健康，走向光明的人生。他們深信在這世上，即使與家人離別，而為家人做了器官捐贈的決定，其實是為離別留下「再見」的希望（意謂著捐贈者以不同形式在社會上繼續發揮良能）。他們用雙手將摯愛的家人交給我們，叮嚀著我們把捐贈者有用的器官留給需要的人，殷殷期盼著受贈者可以在移植後更愛惜自己、回饋社會，如同捐贈者在世一樣良善助人，即是最大的報答。

器官捐贈愛的接力，不論是醫療團隊不分時間的謹守職責，亦或是家屬將小愛化為大愛的決定，都讓我們在臨床上無不動容，我們所見到的不再只是生命的隕落，而它所傳遞的愛，如同飛躍生命的地平線，連接著一個個不曾相識的病人讓他們得以重生，它引領著我們感受到人性的光輝與溫暖，如浩瀚蒼穹永無止盡。

「母親捐贈器官給需要的人，將生命中的愛發揮極至，我們真以她為榮，如今我右腳骨折，卻成了器官「受贈者」，真是無比感恩。我深切覺得施比受更有福，感謝醫院提供我們捐贈器官的機會」——高小姐

「爸爸！我非常想你，雖然你已與世長辭，但我會好好孝順媽媽，照顧妹妹，你倒下之後，我是第一個站起來的，因為你說過，假如有一天你過世了，你還會在我身邊看著我、陪著我。這裡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請你放心...」——王小妹

「喜樂的時，無你逗歡喜；鬱卒的時，無你可戲弄；苦痛的時，無你可分擔；煮飯炒菜，欠你逗鬧熱；病痛甘苦，欠你地照顧；軟弱無助，找無你的手... 五年前，你全然甘願樂意將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你生命像一首美妙的歌，永存不朽的旋律伴著大家...」——柯太太

「哥哥騎機車跌倒，當初家人認為哥哥很年輕，器官還可以救很多人，媽媽雖然非常捨不得，但後來想想，能將所有的器官捐贈出來應該對他是一大福報」——王小姐

「女兒車禍腦死時才19歲，我覺得把她火化掉非常可惜，所以決定讓年輕的生命回饋社會。」——王爸爸

「人的很多遭遇都要去面對，很多過程很多人生，都不知什麼器官捐贈這種榮耀是大愛無私的功德。」——鍾太太

「我要特別感恩的，是我和高先生的配偶都是完成他們器官捐贈的大愛，我們才有緣分在這團體相遇。我身為一個器官捐贈者的家屬覺得很光榮，雖然我們的親人死亡，但卻幫助許多家庭，也因生命的愛和溫暖，讓我們能有今日的幸福良緣，攜手共渡人生。」—黃小姐

「潔，妳是個勇敢救人的小孩，也是我們心中的小天使，願妳像一隻快樂的百靈鳥，每天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爸媽

欽佩您善用人身「使用權」發揮影響力造福人群，以身作則活到老學到老，最後還無私將「所用權」捐出，宛如捨身菩薩般，女兒真是望塵莫及，唯一能努力的只有「趕快做」，才能跟上您的腳步。謹記您諄諄教誨「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不要生氣，要爭氣」，值得您欣慰的是：女兒沒有因您的遽逝而頹廢，而是擦乾眼淚堅強活下去。幸得您在天之靈的庇佑，將有更寬廣的發展舞台，我一定會努力，一直到生命的盡頭，期盼那一天的來臨，母女快樂團聚，永不分離。—曾小姐(註：蘇老師大女兒2005年甫考上「台南大學音樂科教學碩士班」)

成大醫院器官捐贈者家屬支持團體，於88年11月27日成立，主要的目的是藉由各種活動，協助家屬走出悲傷與失落，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曾因為失去摯愛而悲傷，卻也因為延續他人的生命而感到驕傲。因為家屬們把親人的小愛，化為對他人的大愛，為受贈的家族帶來新希望。因為他們的心是如此良善，有成人之美的胸懷，於90年正式命名為「成愛家族」，意喻“成人之美 愛心家族”

悲傷輔導在器官捐贈的運用

文 / 陳興星

『我是誰？』我所從事的行業代表我嗎？我以前是『我爸媽的孩子』，現在是『醫院的社工師』，以後可能是『臥病在床的病人』。在生活中我必須扮演多重的角色，但這些角色總覺得並不等於我，一個人絕不只是生活中的所有角色的累積；而且，我的每一個角色好像都住在隔壁，他們並不統合。我究竟是誰？我來自何處？我為何而活？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就是一個靈修的開端。

悲傷輔導不只是利用技巧而是真誠的關懷別人，並且省思你自己是誰？先關心你自己的存在再邁向靈修的道路。靈修不等於宗教，宗教就像香蕉皮，靈修則是香蕉。人們往往拋棄香蕉卻牢牢抓住香蕉皮不放。宗教是外在的儀式和一種生活習慣；靈修則是探求生命的本質，開發內在深藏的神性。

大自然的法則就是「氣」，譬如一年有 24 個節氣，四時交替，一片葉子落下，新葉又上枝頭，這種法則潛藏在萬物萬事之中，具有無比的智慧和秩序。身為人要追本溯源，服膺大自然的法則，我們只能幫助喪親者和悲傷者去發現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成長中靈性的需求，這一段旅程，人人都必須獨行，無法請旁人代勞。

喪親者的悲傷過程就像是走過一片沙漠，喪親者人在這一邊，家在那一邊，中間有個大沙漠，一步一腳印，不走過沙漠就無法度過人生中悲傷的歷程。器官捐贈家屬中，有這樣的例子：先生往生了，太太的悲傷一直壓抑沒有解決，結果身體也垮了，家庭也毀了。所以，要為器官捐贈家屬進行悲傷輔導的第一個重點是：悲傷輔導不是一種技巧而是真誠的關懷並且省思自己是誰？

沃登提出四類悲傷的表現方式，包括生理的、認知的、情緒的以

及行爲的悲傷表現方式。有一位器捐者的母親，他把孩子（器捐者）的房間一直保留原樣，遺物都擺放得很完整。還有一位妻子，看到遺照上的先生（器捐者）的笑容，就很生氣的表示：「有什麼好笑？把重擔丟給我，還笑得出來！」當悲傷的思想和情緒出現時，神經系統處於緊張和壓力狀態下，悲傷者或喪親者會哭泣或嚎哭，而且身體上有痛苦的感覺，稱之爲「劇痛」。這種劇痛常發生在死亡不久的遺族身上，通常是死者死後數小時或數天，也可能持續兩週之久。全人類對這種悲傷的形容叫做「心碎」，經常表現出來的症狀是虛弱。對於喪親者的身體反應需要妥善照顧，以免疾病和死亡率接踵而來。這一段急性悲傷期，相信從事器官捐贈的社工人員都有對喪親者幽谷伴行的經驗。這也是進行悲傷輔導的第二個重點：對於喪親者悲傷表現方式要有所辨識以及協助，讓他們適度的表達悲傷。

情緒起起伏伏，思緒來來去去。我們的意見會改變、工作會改變、關係會改變、朋友也會改變、周遭一切都在變。不論我們是否希望、是否喜歡、是否願意、一切依然不斷在變。喪親者或悲傷者必須接受死亡或失落的事實，接納新的角色改變。中國人「做七」的習俗是一種具體的哀悼方式，在過程中既可聚集親友的支持又能讓遺族以實際行動體認逝者已死亡的事實；西方追思禮拜，有詩歌和生命回顧相片的放映，淚水中有歡笑，也很值得借鏡。

目前各移植醫院每年都會舉行一次器官捐贈追思活動。成大醫院近年來每年八月在醫院大廳固定的位置進行追思活動。活動主題不走悲傷路線而是訴求唯美風格，讓就醫的民衆願意親近我們的「大愛紀念區」。每一位器捐者的名字和重生日期都刻在紀念區的牆上，提醒

家屬接受器捐者已逝的事實，並且用更有意義的方式永遠追悼已逝者。因此，悲傷輔導第三個重點是：強化死亡的事實，用健康的方式向逝者告別。

第四個重點：協助喪親者適度的表達出悲傷及適度處理與已逝者的依附關係，這兩者都是危機處理的目標。不過，危機終有結束的一天，但是悲傷卻是長期的痛苦，需要時間來療傷，而且現實生活有許多問題，需要持續的支持和協助解決。實務上的進行方式，除了急性悲傷期的幽谷伴行之外，器捐家屬支持團體是很有效的協助方式。

成大醫院在民國 88 年成立器捐家屬支持團體，取名為「成愛家族」，亦即『成人之美，愛心家族』的意思。每年感恩追思活動時召開一次團體治療，認識和輔導新加入的成員，平時三至六個月不定時聚會聯誼，或邀請擔任器官捐贈宣導活動的志工。試圖讓家屬把過去投注在已逝者身上的情感和時間，轉移到新的關係和事物上。何況器捐家屬基於利他主義助人情懷，願意化小愛為大愛，捐贈器官之後就不再被醫院關懷和聯繫，難免在人情上會有過河拆橋的怨懣。

正規的治療團體輔導方式，應該設計一整年治療計畫，每兩周一、二次規律的進行；參加的成員要準時，每次有焦點主題，即使有人情緒湧現，話語一瀉千里，治療師也要設法切斷，設定限制，每次治療後給於參加的成員家庭作業，每位參加者都要簽立合約，如果兩次以上缺席就被排除，不能再進入本次團體之中，需等待下次機會。

助人者要自覺，陪伴喪親者不要完全接手對方的重擔而是與他同行。鼓勵喪親者透過音樂、舞蹈、繪畫、詩文、手工藝等各種創作，或是走入大自然，欣賞大自然的創作。譬如看花時，真正感受到花的美麗，不只是嘴上在說：「花真美！」美麗不是觀念而是一種內在的

感動，自動爆發出一種對造物者的驚嘆！興起對美感的領受力和尊敬。由觀察大自然到觀察生命的不可測、世事的不可測。東西存在就存在，不存在就不存在。趕快醒來！認識到沒有東西是屬於你的，事情就會變得很簡單。

最後，，雖然一切都在改變，但是內在真正的自己依然維持不變，從事悲傷輔導工作者若能有此體認，自我意識會出現統合。有一首偈：「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當我們不斷想著外在的人、事、狀況時，往往迷失在設想別人的心靈中，而別人的心不斷在變，使我們為之困擾不已。所以，我們要關閉這些外在事務的門，少計較，別抓著過去不放，我們內在的門自然會打開，裡面有源源不絕的愛，讓我們能夠更天真而沒有『我執』，生活在歡樂中，更有熱誠地把愛傳出去，而從事輔導工作才會延續下去的活力。

參考書目

1. Kalish,R.A., (1985): Death, Greif, and Caring Realtionship. California. Book/cole publishing
2.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 李開敏等譯，出版：台北心裡出版社，(1995)
3. 古儒吉(1993)，捶門，生活的藝術叢書。

慈悲創造再生緣

文 / 黃維珍

他，因為腎臟移植，十七年來，終於可以跟同學一起在外露營過夜；她，因為腎臟移植，可以和全國的學子一起競爭，擠大學窄門；他，因為腎臟移植，與朋友做觀光旅遊時，不必因為每六個小時必須找隱密的地方，更換藥水而破壞大夥的興致；她，因為腎臟移植，先生罹癌過世後留下一對兒女不用變成孤兒；他，因為腎臟移植，重新省思自己三十幾年維持單身的理由。好幾個“他”或“她”，因為器官移植，獲得重生，人生歷程有了重大的轉折，也開始了生命中新的旅程。

由於器官來源取得不易，使得器官的受贈者莫不心存感激，感謝捐贈者的遺愛人間。然而，一個器官的移植，其背後隱藏著淚水：那是捐贈者家屬面對捐贈與否的掙扎。當親人的器官捐出時，內心的不捨與自責，以及隨之而來失去親人的失落與悲傷，這些都是捐贈者家屬所需面對的問題。而器官移植的背後，也隱藏著汗水：在社會有心人士、民間團體的大力鼓吹推展，使國人更能了解到器官捐贈的意義。醫師、護理人員及社工師從捐贈前到捐贈者的善後協助，這一路的參與扶持，使她們成為捐贈者家屬的精神糧食。

外科醫師則是移植成功與否的關鍵。外科醫師面對成千等待移植的末期腎衰竭的病人，在受贈者的篩選上，除了考慮人類組織抗原的配對符合數目之外；器官分配的倫理議題，也增加外科醫師在篩選上的難度。選定受贈者後，連續數小時，緊湊、零缺點的手術過程，考驗著手術團隊的體力與耐力。手術後，用藥的調整與排斥現象的預防及早期偵測，是外科醫師除了手術技藝之外，智慧與經驗的展現。

在病房裡，白衣天使不分日夜地監測移植病人的尿液排出量，並且在數字上斤斤計較。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厘。每小時 10c.c 的差異，都有可能是排斥現象的開始，天使們當然要計較。除了身體的照顧外，面對移植病人手術後的焦慮，長期服藥可能導致外型的改變，及為預防感染減少人際互動導致的社交疏離等問題，天使們又得扮演起心理諮商及教導者的角色。

這一段融合淚水與汗水交織而成的結果，使受贈者相當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緣分，因為有捐贈者的遺愛、捐贈者家屬的慈悲胸懷，才能成就這段緣分。我們期待有更多的“他”或“她”，能擁有再生緣，用至真、至善、至美，來延續生命美麗的遠景。

(本文刊載於民國 89 年 4 月 21 日中華日報醫藥專欄)

走最美的路

文 / 張彩純



楓林 (李伯璋醫師攝於日本京都)

天亮時刻走出開刀房，心裡是既喜且憂。在夜裡的手術室裡，心情一直未能平復，除了因為您捐贈器官幫助需要的人之外，這也是本院進行首次的肝臟移植手術。

自從您的母親為您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一切繁雜的程序完成之後，能陪伴您最後的一段路就在這小小的手術室房裡。在我的印象中，您此時的年紀正要開始展開燦爛人生的時刻，怎知卻在醫院中與您相識，與您的初識也等於是道別的時候，想起來真是傷感。

協助肝臟移植手術的進行中，心裡不斷浮現您偉大的母親哭紅的雙眼，忍不住要祈禱一切順利，千萬別辜負了器捐家屬的期望。眼看周圍每一個人都聚精會神、盡心盡力，聽不見說話的聲音，祇有心電

圖監視器不斷傳來嘟嘟的聲音，有時候能聽見這種聲音真的是高興，表示一切都還在進行，朝向成功的路途中。

在移植手術進行的每個步驟裡，自己一直以尊重的心來面對您。自器官摘取手術開始進行至摘取完畢，我們的醫師仔細地一針一針縫合您身上的傷口，而護理人員則和我們一起將您身上多餘的消毒溶液擦去。我們希望在經過捐贈的過程之後，還給您一個完整清潔的外觀，再妥妥當當的交還您慈母手中，我想這是唯一能表達自己心中對您的母親的敬意。您的母親真的很堅強，雖然她眼眶含著淚水從我們手中接回器捐後您的遺體，她絲毫沒有後悔做了這個決定。她只是希望您年輕可用的器官，可以多幫助一些正在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

經過一個未眠的夜晚，寫下成大醫院肝臟移植篇的醫師們真的很疲憊，可是在疲憊的眼神中，掩飾不了肝移植成功帶來的興奮與快樂。在慶賀移植成功的喜悅中，我還是想到您。想您此刻是否拭著淚水為我們的成功高興還是為接受您捐贈肝臟而重獲新生的病人高興？或是您早已將這種助人的義舉視為必然的過程。

人的一生總要走一段自己的路，不論這條路有多長，只要能將自己發揮到極點，就不必在乎這條路是否太短或是誰替您走完的。您離開後，捐贈出來可用的器官依然在幸運的受贈者身上發揮良好功用，他們也相當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們會用自己重生的身體來替您走更多的路；您知道嗎？愈是崇高的愛路愈寬廣，這將是一條最有意義的路，顯示您此生已然不虛。我也相信您從此海闊天空，迎向光明的另一種人生。

捨得

文 / 張馨云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羅貫中「三國演義開卷」詩

我在青少年時，坊間正流行一句具有禪味的俚語——「捨得！捨得！」，是啊！有捨有得，用來安慰落入失落情緒中的人，真的很好用，這句話涵蓋了捨去不代表沒希望，樂觀是擁有幸福的力量。但是，道理人人明白，要確實的領悟，卻可能要歷經難以言語的心痛之後，方能深刻體驗。

無論是令人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或是扣人心弦的文學著作，感動人的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道出人生所受的莫名桎梏，及人藉著想像力將自身拋離現實，沈浸在無憂的夢想國度。短短的數分鐘唱一首具有白日夢傾向的歌、花一兩個小時看場反應人生現象的電影、趁著閱讀跨入作家虛實交錯的國度……為什麼這些我們完全不認識的人卻是我們精神鄉愿的同伴？為什麼想認真活著依然會感覺到痛苦？人存有的價值感除了在哲學思想家的著作找到合理的辯證外？我們要如何實踐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性？

我因擔任移植協調師的工作，每天得穿梭在醫院中，看著身旁生老病死的故事不斷輪番上演，其實心裡有著難言的沈重，我總躊躇著該用什麼樣的表情來面對當事人？口舌間該彈出甚麼話語來緩衝充斥著孤寂與無奈的空間？

是啊！生命無常，一個裝滿幸福的袋子卻突然破了個大洞，流失的幸福該如何挽回；而破了洞的袋子有幸可以修補後，該以什麼樣的心情去細心呵護他？

「生與死」原是背道而馳，「器官移植手術」宛若向上帝借了行神蹟的能力，帶給許多衰微生命存活的机会與再次享受身心自由的美好生活。這一切希望的來源，是一群願意無私奉獻的人，在厄運當頭的同時，仍然毅然決然的抱持著對生命的偉大熱情，將自己有限的身體展延成無數具自由偉大的靈魂，所成就的是一件偉大的事，應當是令人開心的，然而「為生而死」的撼動，我們怎有能力能輕鬆地面對呢？面對捐贈者家屬真正失去家人的錐心之痛，我的思緒承載著十分兩極化的感受，徘徊在哀愁與欣喜之間，我的靈魂在此刻迷了路，過度的刺激訓練出一副看似專業卻是冷靜淡漠的表情，我真害怕我會就此麻痺，成爲一個失去熱情、沒有溫度的人。

我該去哪裡追尋一份面對死亡的美麗心情？

從櫻花的繁華凋落中？從滿空星光閃耀的蒼穹中？

從洶湧巨變的海潮地帶？從亙古綿延的山巒景象？

今天，我突然想起一首以前經常哼唱的歌曲「幾度夕陽紅」，唱著唱著，心情卻出乎意外的平安，我想，這就是人生吧！雖然，生命無可避免會莫名地終結，卻也可以了無遺憾地離去，像似每位憑著愛將器官捐出的朋友及其家屬，會因著這事成就了人世間最值得嚮往的理想國度——「愛、希望、和平」，離去的人也因生者的愛與思念而習得永生。

感恩每一位參與器官捐家庭與工作伙伴，因大家的努力付出，我們共同見證了生命的奇蹟與美麗。

生命

文 / 鍾筆雲

生命，許多時候我是這麼想的：「生命的禮物是豐富的」。然而，這份禮物常常還來不及被打開，縱然在許多人還來不及帶入自己的生命詮釋前，而它無聲無息卻告別了句點。我們能做些什麼？是感傷失去，還是震撼的論述！不，我們該學習從生命中踏出去。閃避也好，迴避也好，當我們無法忘卻那痛苦的時候，我們會走不出來的……。

生、老、病、死這四個字可說是對生命最直接的詮釋，有人說生命是人世間孩童的預備，意味著光鮮亮麗、無知的年輕，而社會往往是逃避真相的鴛鴦，只為自己活的興高采烈……直至突然老、病、死來敲門時，才恍然大悟，其實真實告訴我們應該面對生命，才能讓生命活的有深度，才可能完整。

第一次，踏進加護中心，心中百感交集，憂的是一個生命的凋謝，無比感傷的親人；喜出望外的是即將新生命的誕生，您的愛如同母親般那樣的真實，令我不禁感到自我的渺小，從那一刻我的心情未能平復下來過！只因生命是何等可貴啊，我們是那麼樣的小心翼翼，這時老百姓思想偶會充斥著我，今天又是一個再生日啊！

談一次新生命的合約，我不稱它為器捐同意書，我稱它為薪傳生命書。不是刻意，是有多幾次您不吝將生命的故事給予我們，感動了我們生命的寬度，無法置身於度外的我，發現原來生命的結束也可以這樣的開始，眼淚是表達我珍貴的一種方式，因為我流下了心中對您與家人的感動和驕傲。

每當，腦判完成的那一刻，一群白衣天使陪您進入開刀房，我們是那麼莊嚴沈重的步伐向前邁進，越過那道門，您即將完成人生的大

事：幾度我強忍著心中的難過，抱著您眼淚直流而無法言語的家人，一同推著那我們不稱它為死亡之床，而是生命之床，讓這群醫療群裡生命的英雄，替您將生命延續與締造，帶著無比崇高的敬意，替您做一份神聖的事業。那一刻，什麼叫做人性的光輝，什麼叫做深刻的體驗，應當是偉大與捨得吧！！

終於，成大醫院完成了第一例的心臟移植，同時間，在一天內順利完成了四位腎臟移植紀錄。記得，打從您在心臟移植等待名單的初始，每回見您一次次因心臟衰竭惡化，生命一天天被侵蝕著，大家心急如焚，害怕無情的那天到來；終於在那天，生命的天使來臨了，移植團隊不分日夜，不怠辛苦全力以赴，完成生命的果實啊。每回進入加護中心，您總是告訴我感謝捐贈者的菩薩心，您感受於心，充滿喜悅與淚水的眼睛，告訴我已許久未曾感受心跳的感覺了。剎那間，喚醒了我心中的疲憊與無奈感，支持我要大步大步往前走。

記得，器官捐贈協會會刊有一段美麗的文章，與大家分享：「如果你要懷念我」……之中是這樣說的：

感謝您，給那一位不曾見過天空的藍的人；

感謝您，給一位擁有一顆使他痛苦不已的心臟的人；

感謝您，給一位老是去洗腎的人；

感謝您，用您的筋骨、神經，讓跛腳的孩童行走；

如果您要懷念我，請與我一樣；讓我們都永生不死。

生命會不斷的輪迴著，美麗的故事希望你我的雙手才得以不斷的上演，讓生命學習成就不同的感動。

本書作者一覽表

主要作者

李伯璋 成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成大醫院外科部主任
台灣移植醫學會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董事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常務理事

其他作者

朱慶慶 成大醫院移植小組志工
宋信喜 台南鹽行教會牧師
宋俊明 成大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李武駿 成大醫院實習醫師
林信堅 國際基督徒青年交流聯盟台灣分會會長
林毅志 成大醫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張勝勛 外科部移植外科主治醫師
洪崇傑 成大醫院外科部移植外科主任
莊仁賓 成大醫院外科醫師
翁順利 中國時報記者
張彩純 前成大醫院外科部移植協調師
洪瑞琴 自由時報記者

王天濱 民生報記者
陳正雄 專業雕刻家
陳興星 成大醫院社工部主任
黃崑巖 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
黃雅苔 成大醫院社工部社工師
黃招榮 成大醫院移植腎友
黃維珍 成大醫院外科病房護理長
黃聲儀 台中師範學院教授
黃建鐘 成大醫院腎臟內科主任
楊友任 成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楊淑芬 中國時報記者
楊惠君 民生報記者
褚秋華 成大醫院社工部社工師
蕭富雄 成大醫院移植腎友會前會長
龔美子 成大醫院移植腎友會總幹事
鍾筆雲 成大醫院外科部移植協調師
張馨云 成大醫院外科部移植協調師

兀自燃燒的真情

文 / 陳興星

在病人之間，李伯璋醫師絕對是個受歡迎的人。重點在於，他對病人抱持著深厚的同情心，打從內心裡希望對方快樂和成長茁壯。不分貧富貴賤，給病人最佳的照顧，這就是贏得病人讚譽的撇步。

「您真是個有幹勁的人啊！」這句話是我聽移植醫學界和醫院同仁說的，反應出大家對李伯璋醫師的看法。除了有幹勁，講求效率和
不拖泥帶水也是李伯璋醫師的招牌個性。舉個例子：「我要吃牛肉麵，你們點要吃什麼？」最後！李伯璋醫師在菜單上幫大家打勾，並且加上「快」！當然，三五好友吃飯最「乾脆」，最早「離席」去付錢的也是李伯璋醫師。

李伯璋醫師有自己的步伐，「一步一腳印」代表了他實實在在做事的精神。愈開心，愈樂在工作，工作的表現愈好，再辛苦也不覺得累，創意和點子也層出不窮，絕對不是不情不願地工作，辛勤耕耘之下所得到的豐富成果才是最甜美的。

他是一位外科醫師去唸法律研究所，用看病人的眼光去檢視社會的問題。為了公眾事務所做的強烈表達，因為有憑有據，所以說的理直氣壯，憑藉的是客觀的數據和主觀自己的體驗。

日常生活中，評斷無可避免地出現。李伯璋醫師的反應敏銳，高明又富含人情味的回應往往超越對方的想法，當下就能夠提出有激發性的建議。

但他明白人與事隨時有變化的可能性，不要執著於評斷，否則會為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人生中難題不斷，人都是碰到好事的時候才充滿感恩的心，但是「以苦為藥」、「以病為師」，碰到逆境和病痛還能夠用笑容和感恩的心來面對的這種人比想像中還多。請看「一步一腳印」第一章，讀者們可以慢慢咀嚼。

李伯璋醫師是有人氣的人，他不會否定任何人，他所建立的移植團隊，非常開朗、務實、樂觀、上進，只要工作上有好的成績和表現，大家都可以共享。在李伯璋醫師的領導下，整個團隊在欣喜中有共融的感覺和氣勢。編輯「一步一腳印」這本書是成大醫院移植團隊的社會責任。成大醫院移植團隊和您搏感情，用真心換真情。大家在同一條道路上彼此相依相惜。

生命是戰場，一起來奮鬥；生命是慶典，一起來歡笑。在移植的人生戰場上，無論有病沒病、大病小病，都勇敢地一步一腳印，為自己出征！從內心暗處站出來，找到前進的信心與力量。